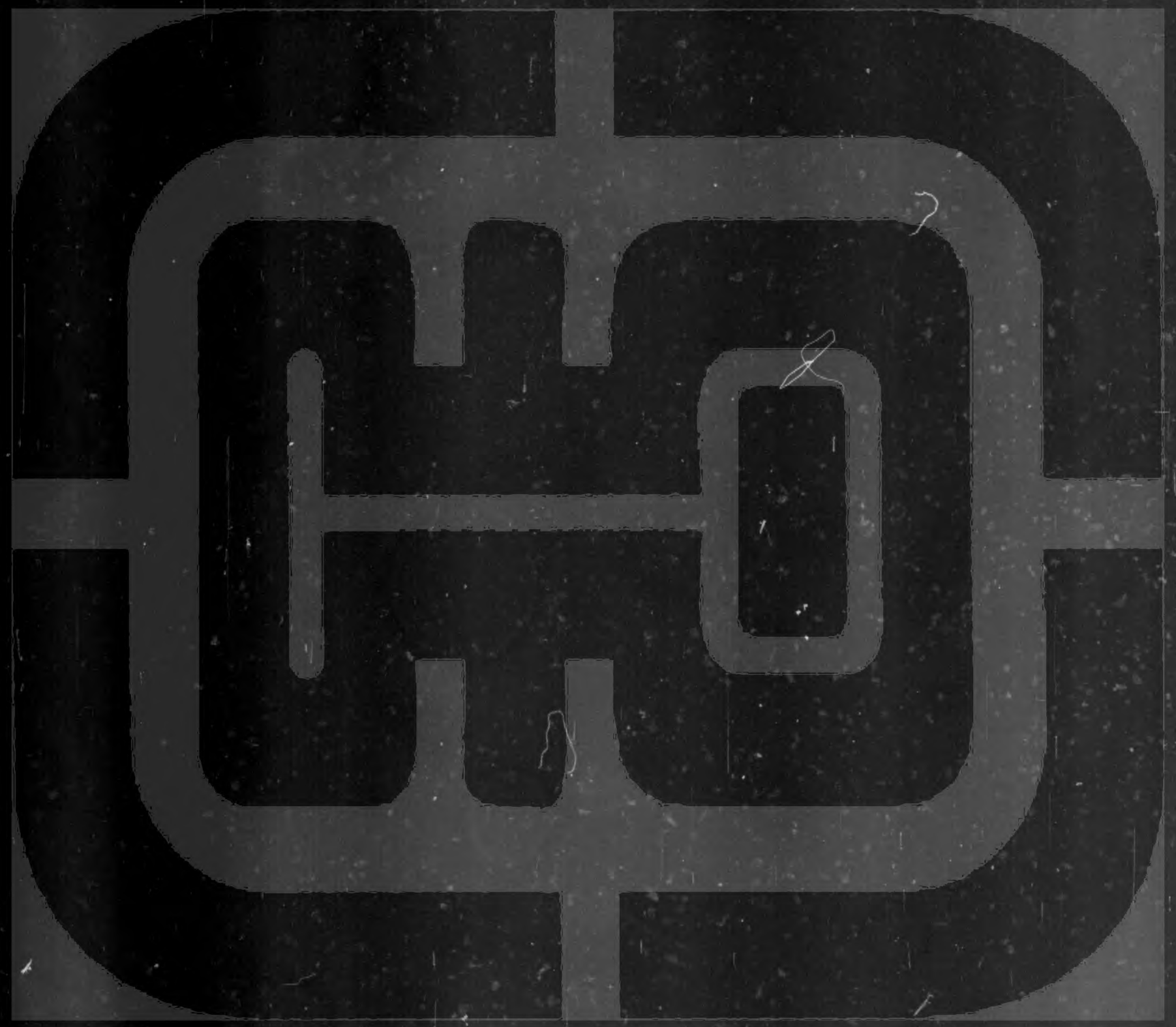


硃訂西廂記

元王德信關漢卿撰

明末(一六二一—一六四三)套印本

千秋艷賦

美夫河中麗人、洛下書生、婉娟憲質、繾綣蘭情、嫣然色授、睠矣目成、宛轉生前之恨、嬋媛身後之名、爾其漢皐春麗、蕭寺花濃、信于飛鴻、逸夫佼人月下、綺樹墻東、既械情于蕊句、亦示赧于顏容、淒其良夜、黯彼

回風於是酌卓琴兮多露薦韓香兮下陳
雲棒瑤釵不負明星之約粧留角枕猶橋
在榻之春乃至王孫之草方青河橋之柳
堪結綢帶于新聲愴羅巾于生別授夜
絃而留連報春鴻而悽絶環一解于中推
鏡長分千永絶憯恨繁玉之張羅悵青陵之
隔六海填衛而難平血啼鵑而不滅則有
南宮詞客北里驕人繡腸欲絶綵筆如新
韻清商于子夜度豔曲于陽春亦有丹青
點筆之工盤薄含毫之史臆彼多情圖其
有美高唐片陣崔徽一帋未若秦嘉之婦
張玄之妹惡比舜英才方錦字抽烏絲之
逸藻聊註喻糜榻粉本之餘妍詮傳側理
夫其塗黃布就浮渲歌飛顧瞬似語慈弱

堪持撫然而神傷、而思黎然而笑感然而啼、神情綽約、芳澤陸離、洛水無聲之賦、金荃設色之詞、廻、知凡理有窮、惟情無盡、感可訣脗、愁堪彫鬢、楚楚短紵、茫茫長恨、俯仰今昔、我輩差近、噫嘻、崔嬙窈窕天人、其儷張郎才地則鈞、嗟紅顏之薄命、怨錦翼之離群、抱丹誠而不化、咏白首而難陳、

即顛頴之見絶、仍檛抑而含辛、悲絶豔于既、謝寄麗辭于長嘯、儻有情之披覽、當三嘆于斯文、

王伯良撰

宋畫院待詔陳居中摹

崔懽讚

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暗淡粧○夜合帶
煙籠曉日○牡丹經雨泣殘陽○依稀似笑還非
笑○彷彿聞香不是香○頻動橫波嬌不語等閒
教見小兒郎○

唐元徽之

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雨消初風流才
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

唐楊巨源

氷鑒曉薄絮鴛鴦○何半月雀期並枕眠鍾動紅
娘喚歸去對人匀淚拾金鈿惆悵詞

唐王渙

流落南來自可嗟○○逢人莫欵徒招羞初思嘗
日鬻○事猶宜東風霧鬢斜見南陽驛髻墮

簽州女子

玉釵斜溜鬢雲鬆不似崔徽鏡裡容蟾蜍遠山增嫵嫵○眸澄秋水闊纖穠○影移紅樹西廂月聲掩朱門午夜鍾猶似載詩寄張珙驚情嬌態萬千重見名賢詩選

何處岡巒粧鎖愁園春夜長無鬟淺黛情先到、衾鴛、遊春夢斷空相望、閨

伊行為誰惆悵、憔悴只因初、黃鶯兒詞

彷彿相逢待月身○不知今夕是何辰○行雲總作當年散○胡粉空傳半面春○嫁後形容難不老○畫中臨摹也應陳○虎頭亦是登徒子特取妖嬌動世人○

明徐渭

余向在武林日於一友人處見陳居中畫
唐崔麗人圖其上有題云並戀鬻為字臨徽
氏姓崔非煙宜采畫秀玉滕江梅薄命千年
恨芳心一寸灰西廂舊紅樹曾與月徘徊余
丁卯春三月銜命陝右道出於蒲東普救之
僧舍仍謂西廂者有唐麗人崔氏女遺照在
焉因命畫師陳居中繪摹真像意非登徒子
之用心迨將勉情鍾終始之戒仍拾四十言
使好事者知佰勞之歌以記云泰和丁卯林
鍾吉日十洲種玉宜之題延祐庚申春二月
余傳命至東平顧市鬻篾鷹圖觀久之弗見
主人而歸夜宿府治西軒夢一麗人綃裳玉
質逡巡而前曰君玩篾鷹圖雖佳非君几席
間物妾流落久矣有篾鷹名冠古今願托君

為重覺而怪之未卜何祥遲明欲行忽主人
攜鷹圖来且四軸余意驟人雙鷹筍此數耳
繼出一小軸乃夢仍見有詩四十字跋語九
千八識曰泰和丁卯出蒲東普救僧舍繪唐
崔氏鶯ㄙ真十洲種玉夫誌宜之題畫詩書
皆絕神品也余驚詫良久時有司群官吏擾
視回縮不目托以跋語罄勝贖之吁物理相
感果何如耶堂書法名畫自有靈即抑名不
朽者隨神即遇合有定數耶予嘗謂閨碩
人姿德兼備君子之配也琴心雪句未艷聯
芳文士之偶也自詩書道廢丈夫弗學況女
流乎故近世非豈色秀徃ㄙ胎彩暟織鴈鳳
莫辨求其彷彿待月童之萬一絕世豈間焉
此亦既世降之一端也曰歸於我義弗辭已

宜之者蓋前金趙愚軒之字曾為聲西簿遺
山謂泰和有詩名五言平淡他人未易造信
然泰和丁卯迨今百十四年云其月二日讀
永見士思容題右共五百九字雖不知讀水
見士為何如人然二君之風韻可想矣曰俾
嘉永繪工盛懋摹一軸適甥氏趙公侍制
難見而愛之就為錄文於上按元徵之事云

崔娘鶯鶯真像乃舊傳本非宋即元人名手
之所摹也余向者都下曾漢一見之纔於琴
城僧院中見一本大約相類妖妍宛約故猶
動人第以徽傷肥耳陶南村說曾於武林見
崔白人遺照因命盛子昭臨一本且有趙宜

之等題詠甚詳此豈即其物耶盛天之眩本
歟或好事者重翻盛本抑回陶說而想像之
以暗中摸索而為之者歟既識蔑面游耗之
隙湯書以記吾曾云耳意猶物移人莊徵之
猶不能當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恐貽趙頊
之感姑未暇引爾歸丹青也見祝氏集略

閻傳奇多矣○乃西
廂尤情文兩絕若崔娘遠眺則生佾雜真
贋也爭奈曇情癡譚及輒頃心隊當於
數筆前點綴、像云翠鈿雲墨西家髻○
臨妝春風舞袖長為況盡著人不遠莫○
將秘緒對究帝又一絕云脩婿郎儻暗
生香淚眼愛之向海棠倚到月斜花影

第一書書思對人腸々觀陳居中仿閻
於當日莊嬪肖孚不肯孚予演看持歸
之感因錄其名人名筆于像之後以見
雅人艷質芳魄千載如昨而予之病々
皆不異云

花月亦肉振檐

鴻嘉元書并跋

仙呂 佛殿奇逢

中呂 僧房假遇

越調 墻角聯吟

雙調 齋壇開會

仙呂 白馬解圍

中呂 紅娘請宴

雙調 夫人停婚

越調 鶯鶯聽琴
仙呂 錦字傳情
中呂 牧臺窺簡
雙調 乘夜踰墻
越調 倩紅問病
仙呂 月下佳期
越調 堂前巧辯
正宮 長亭送別
雙調 草橋驚夢
商調 泥金報捷
中呂 尺素緘愁
越調 鄭恒求配
雙調 衣錦還鄉

題目總名

張君瑞巧做東床壻
老夫人開晏北堂春

法本師住持南禪地
崔鶯鶯待月西廂記

老夫人開春院　崔鶯ㄧ燒夜香

小紅娘傳好事　張君瑞開道場

張君瑞解賊圍　小紅娘書請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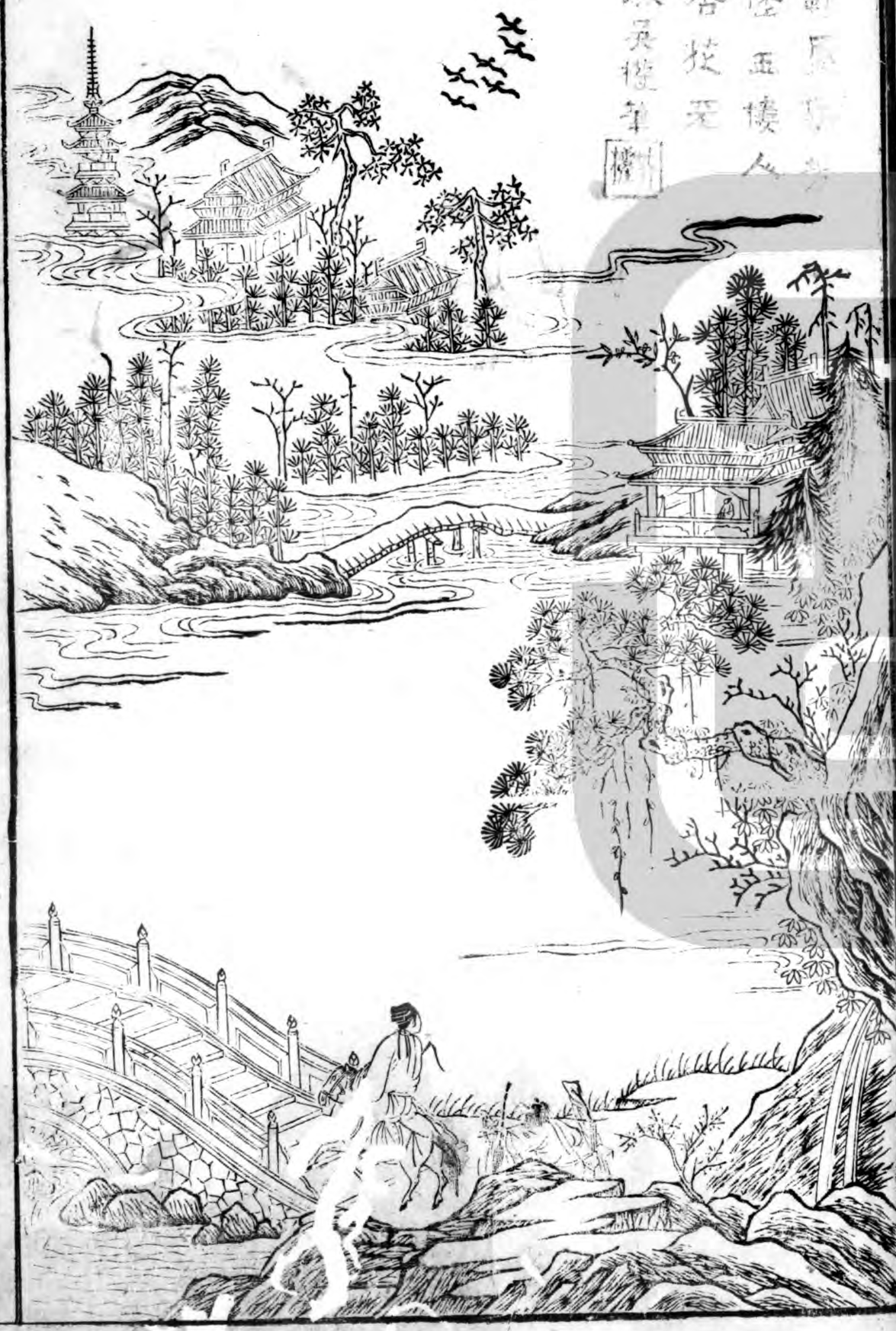
老夫人賴婚事　崔鶯ㄧ夜听琴

張君瑞寄情詩　小紅娘通密約

崔鶯ㄧ乔坐衙　老夫人問医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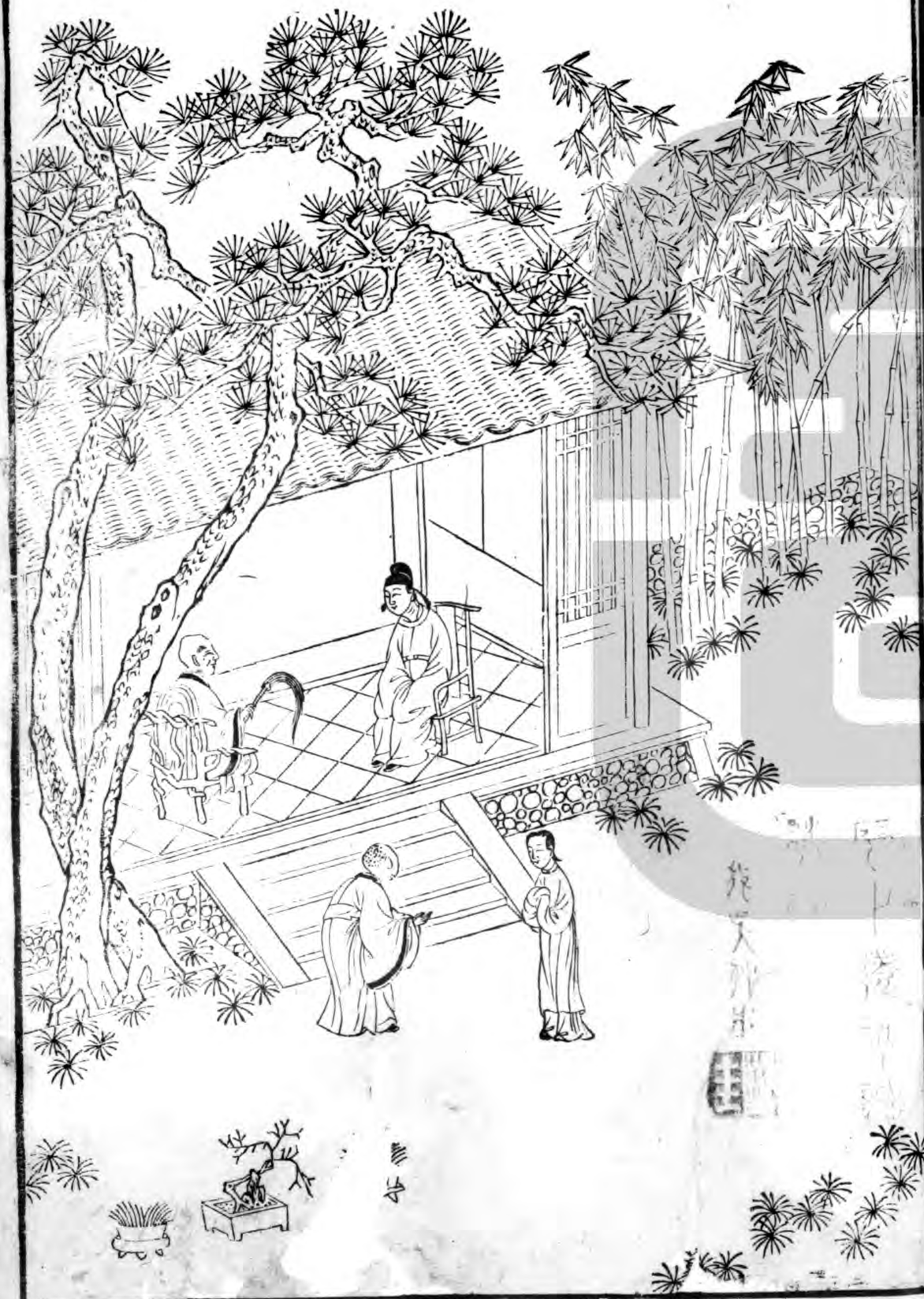
小紅娘成好事　老夫人問情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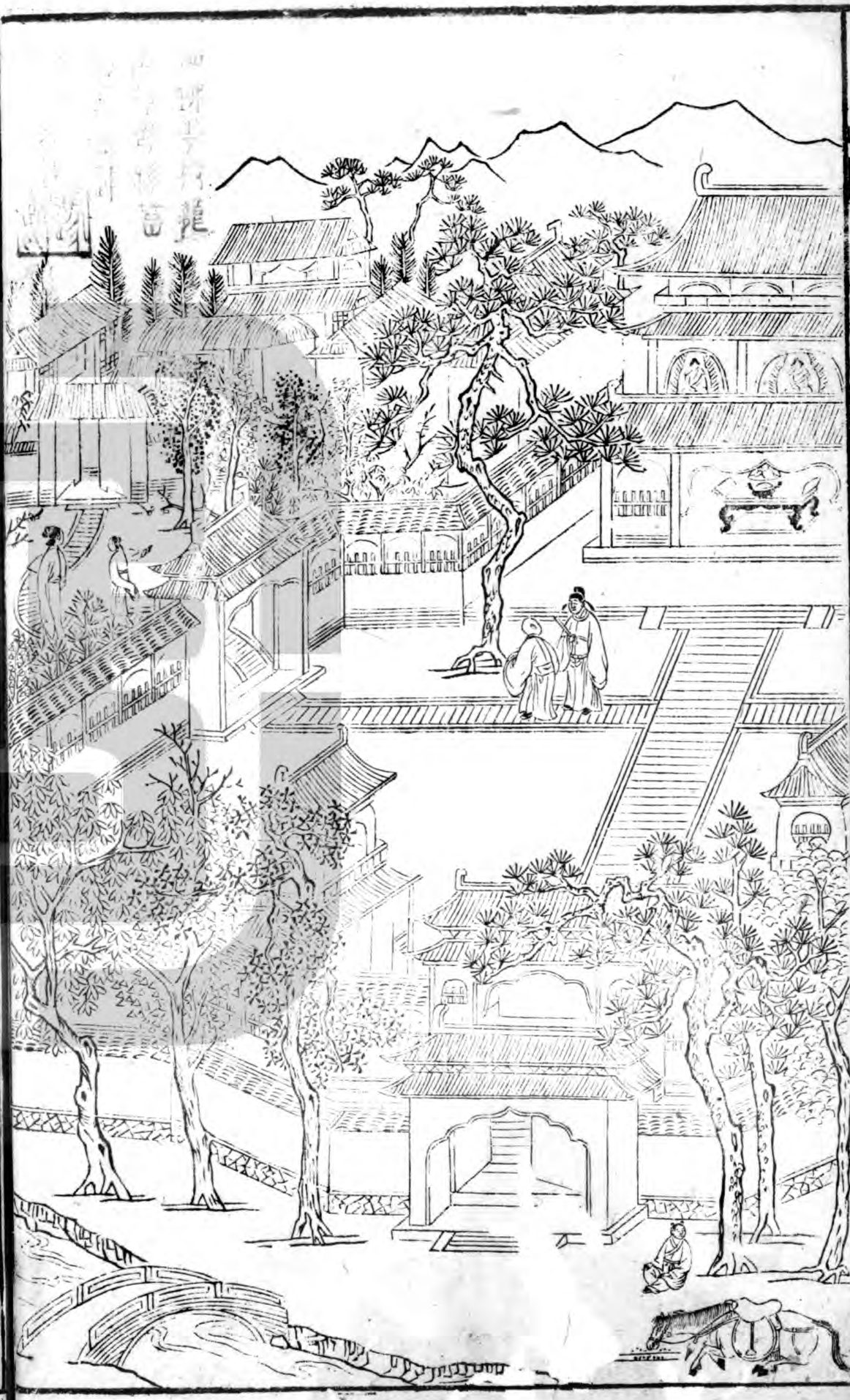
短長亭斟別酒　艸橋店要鶯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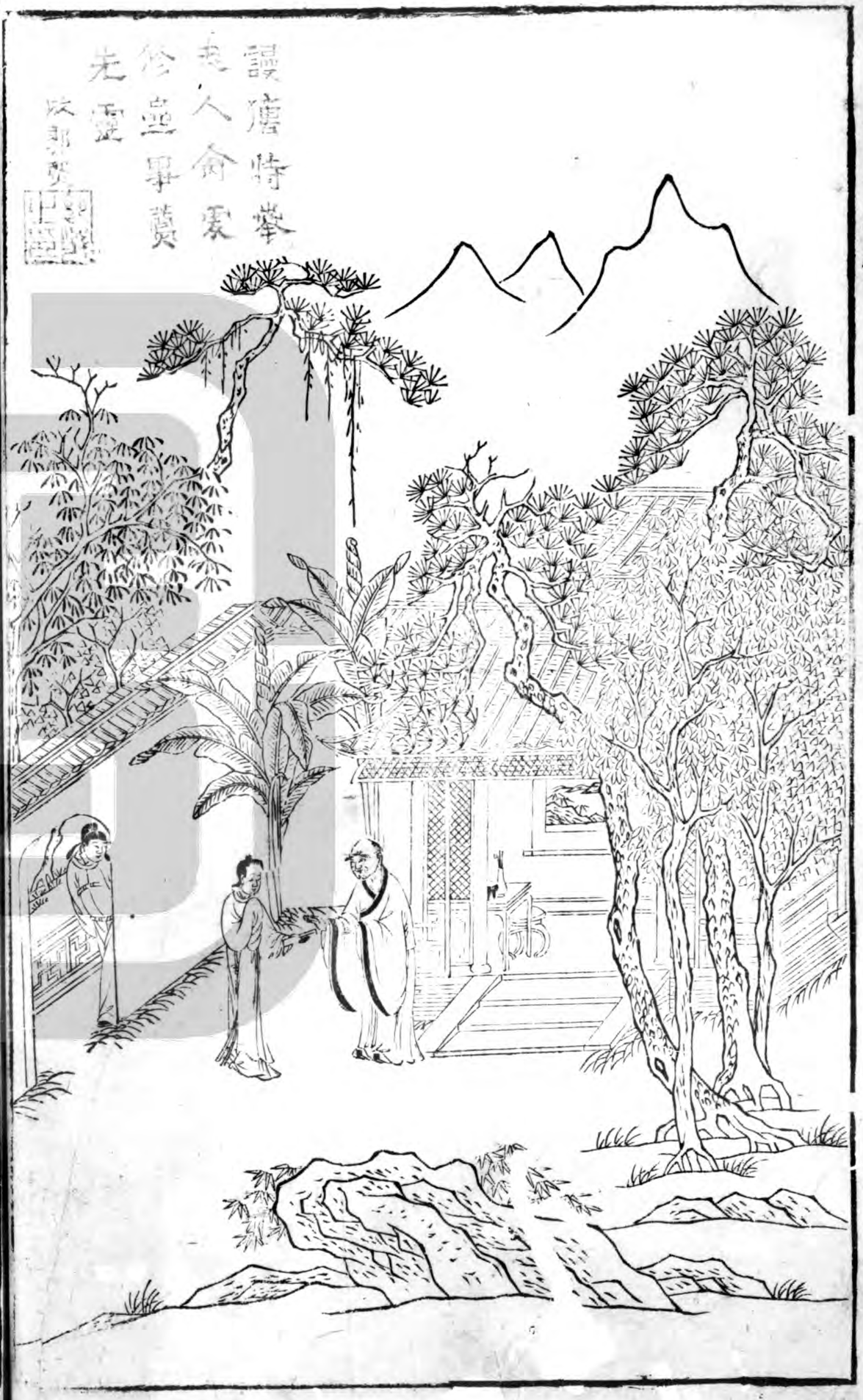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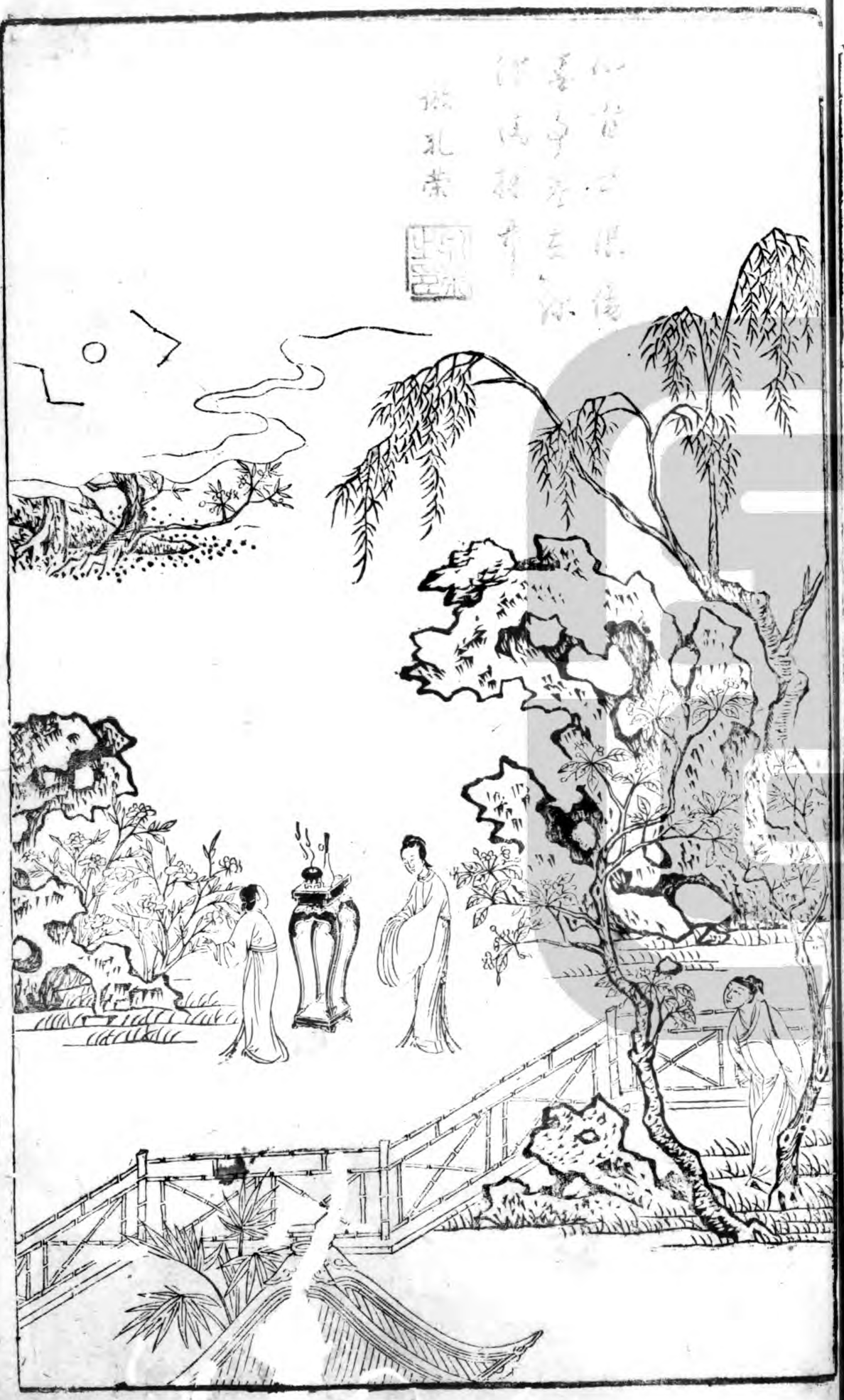
金韻風清水
外陰西樓人
醉杏花天
秋吳梅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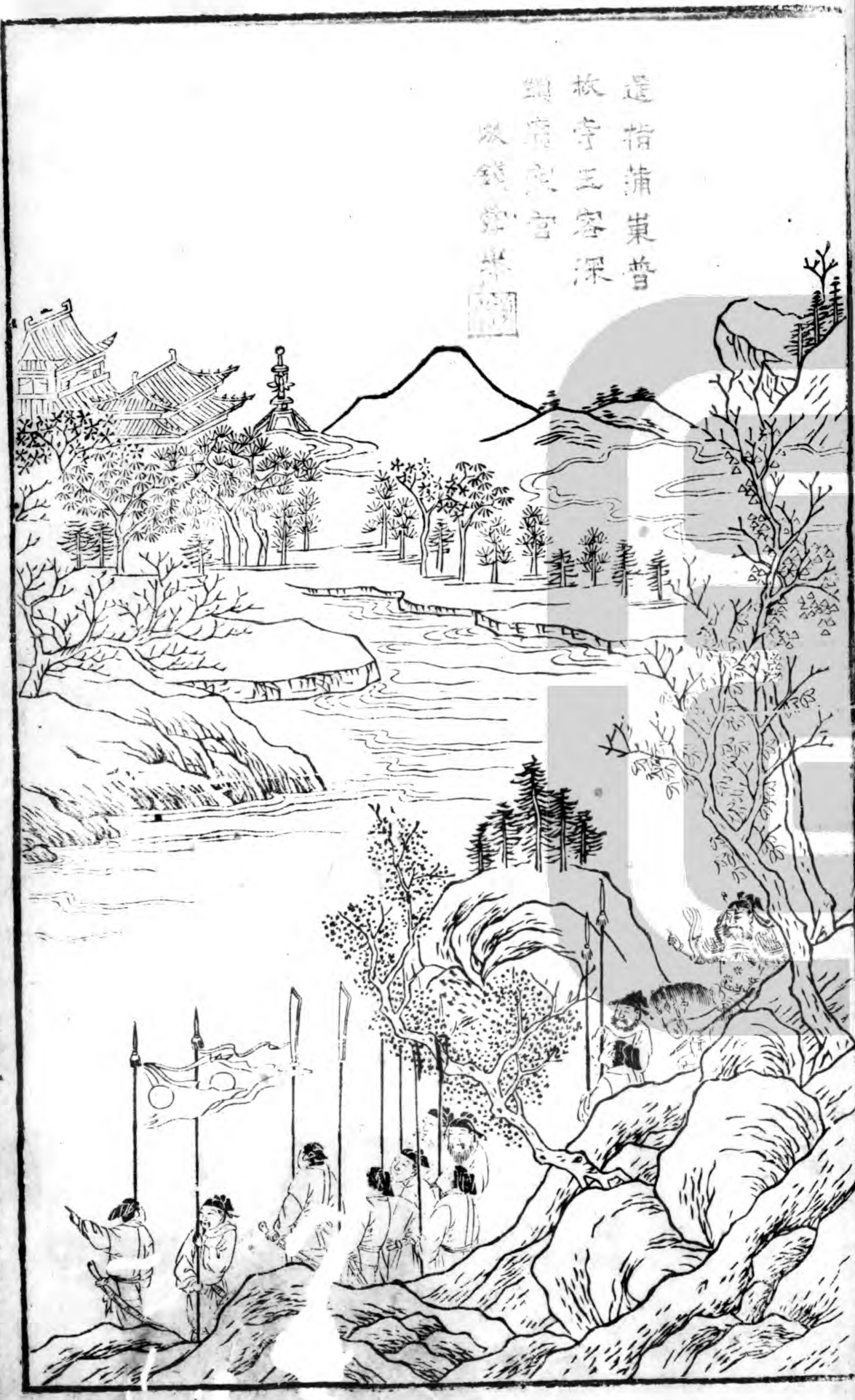
一
城綠池塘藏
北暝淡黃楊
柳帶烟飛
散米元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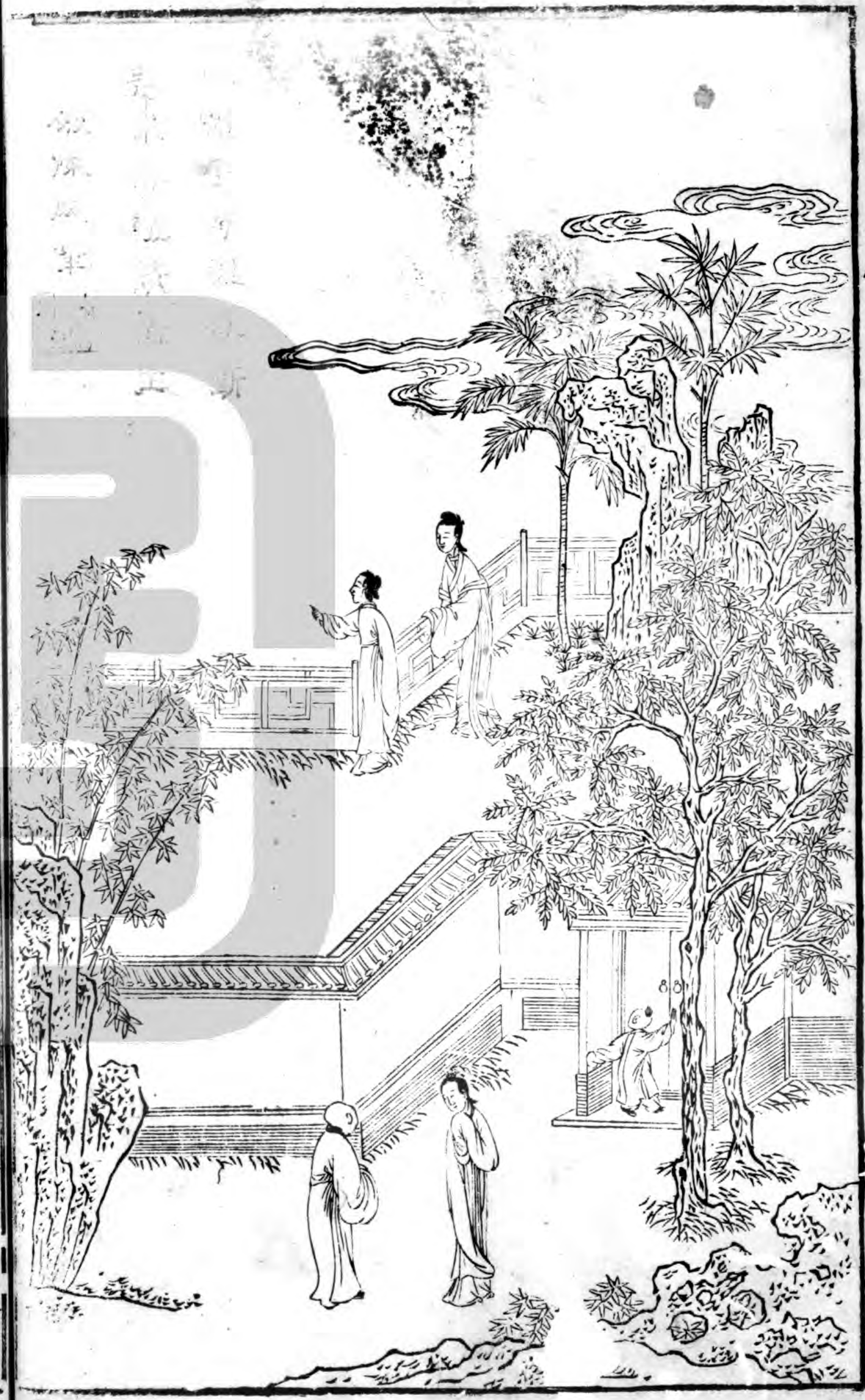

謁簡特舉
老人會衆
論道事畢
老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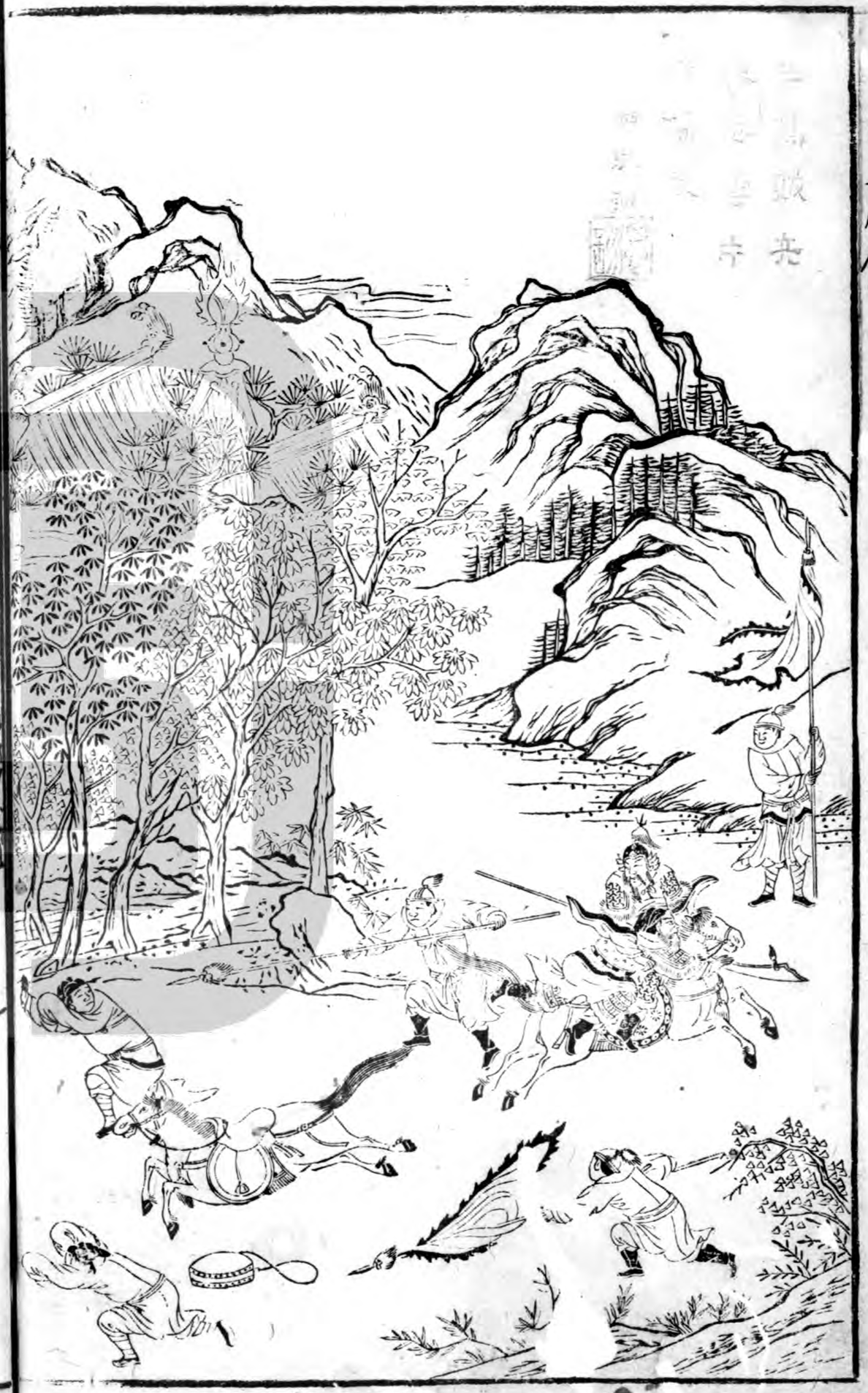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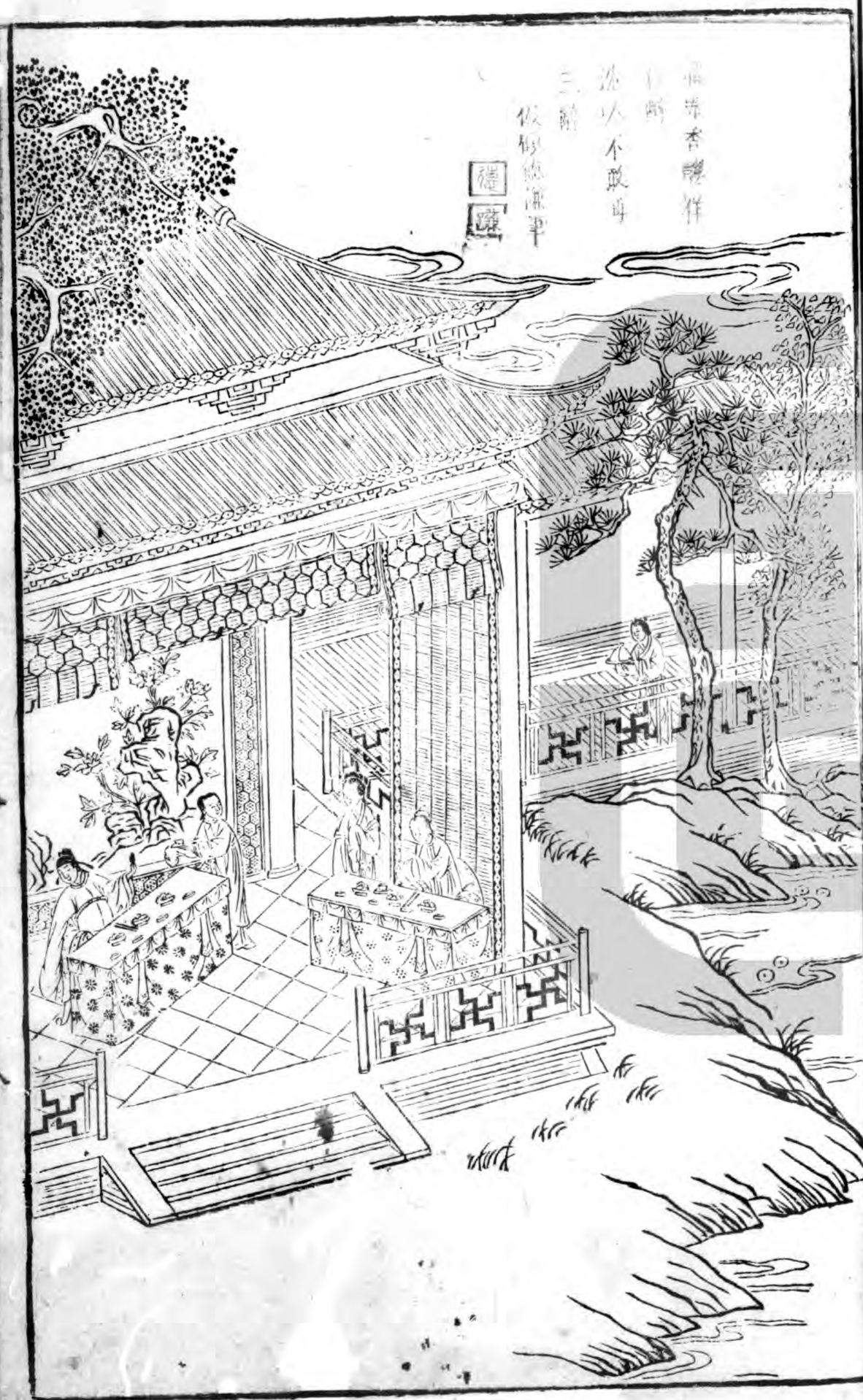
遥指蒲巢普
救寺玉窗深
幽處此宮
欽錢塘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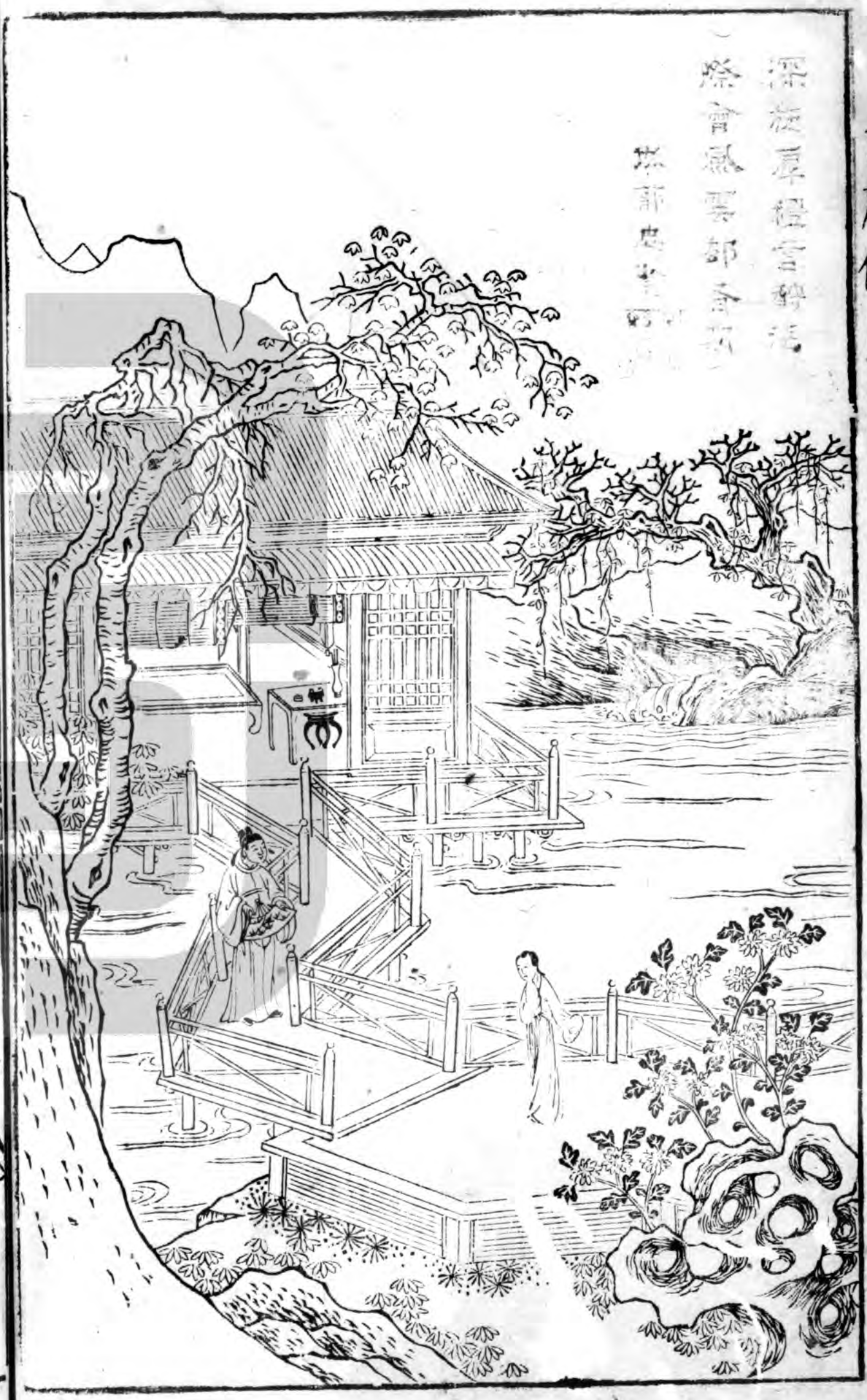
豐塔灶望導師
乃祈禱朱昌孟
超昇
欽定西湖志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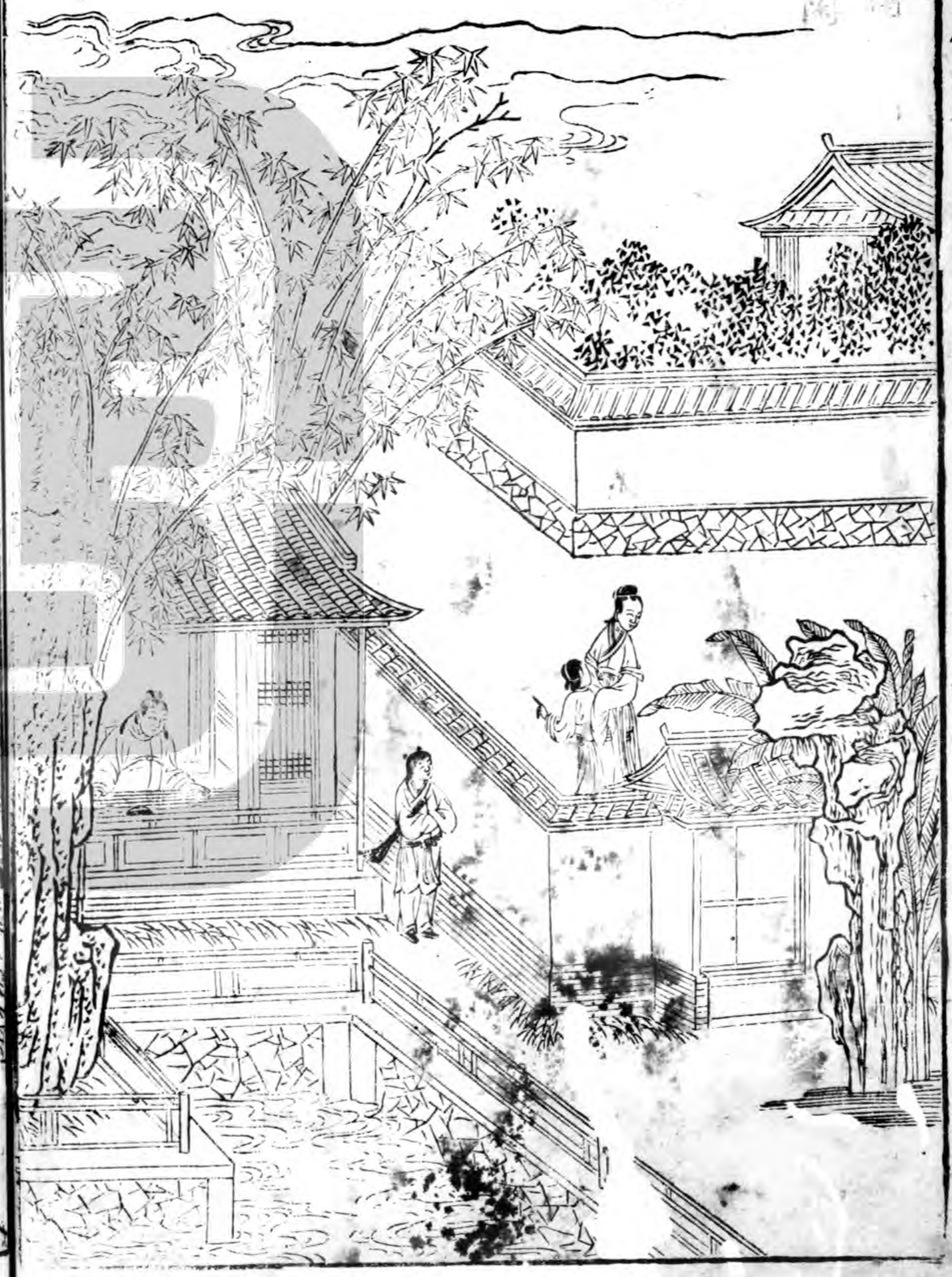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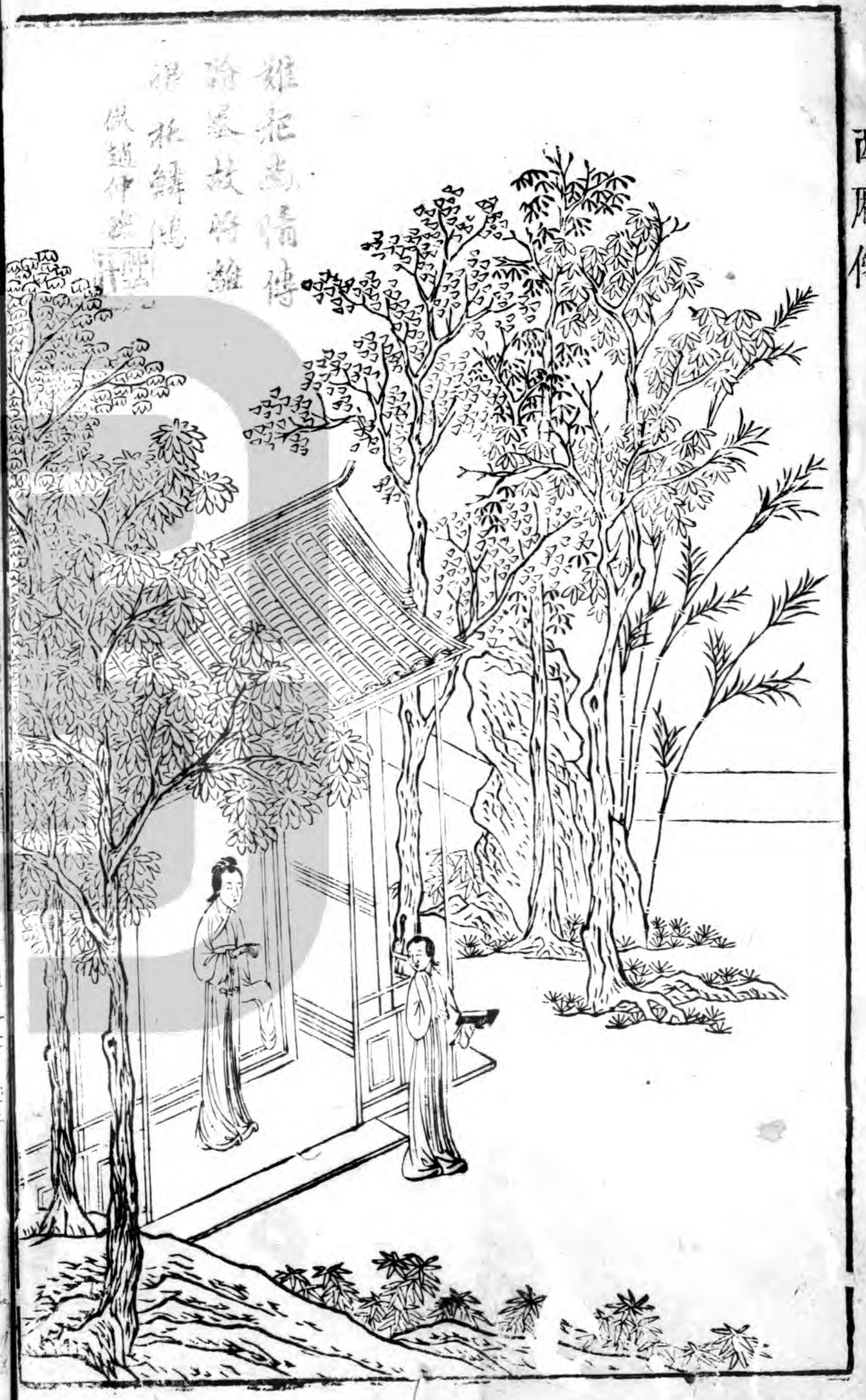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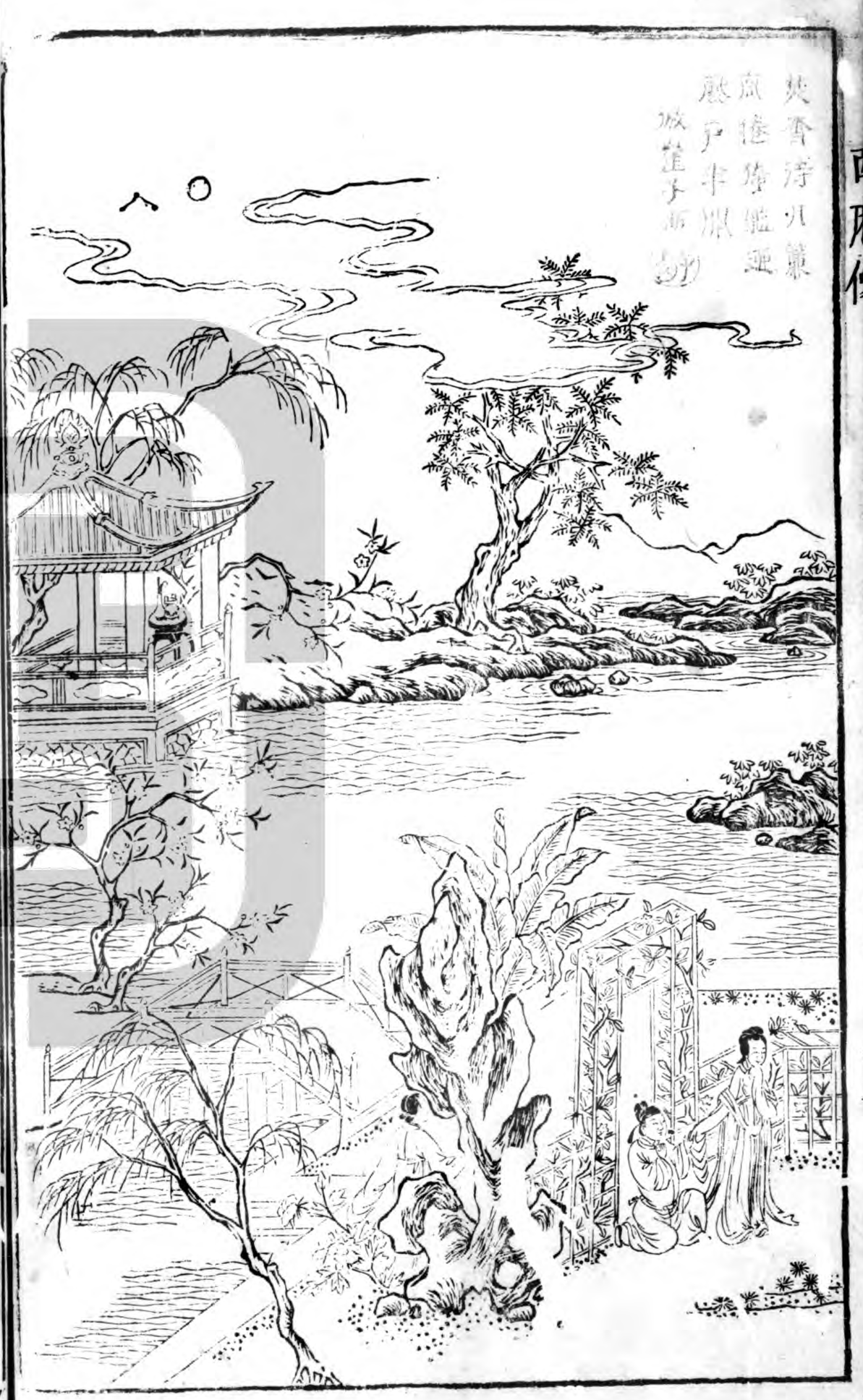
人望蒲團唱
亂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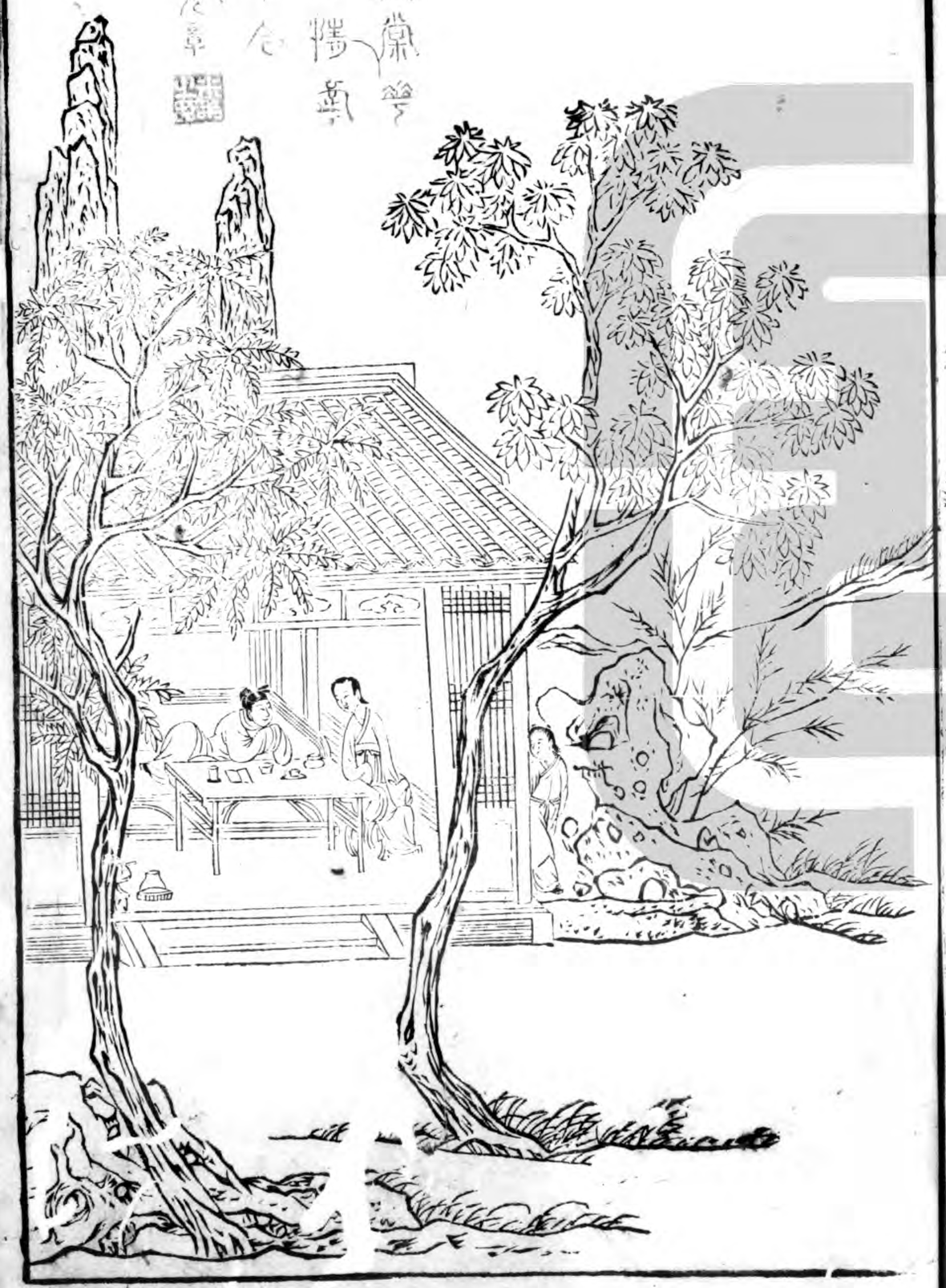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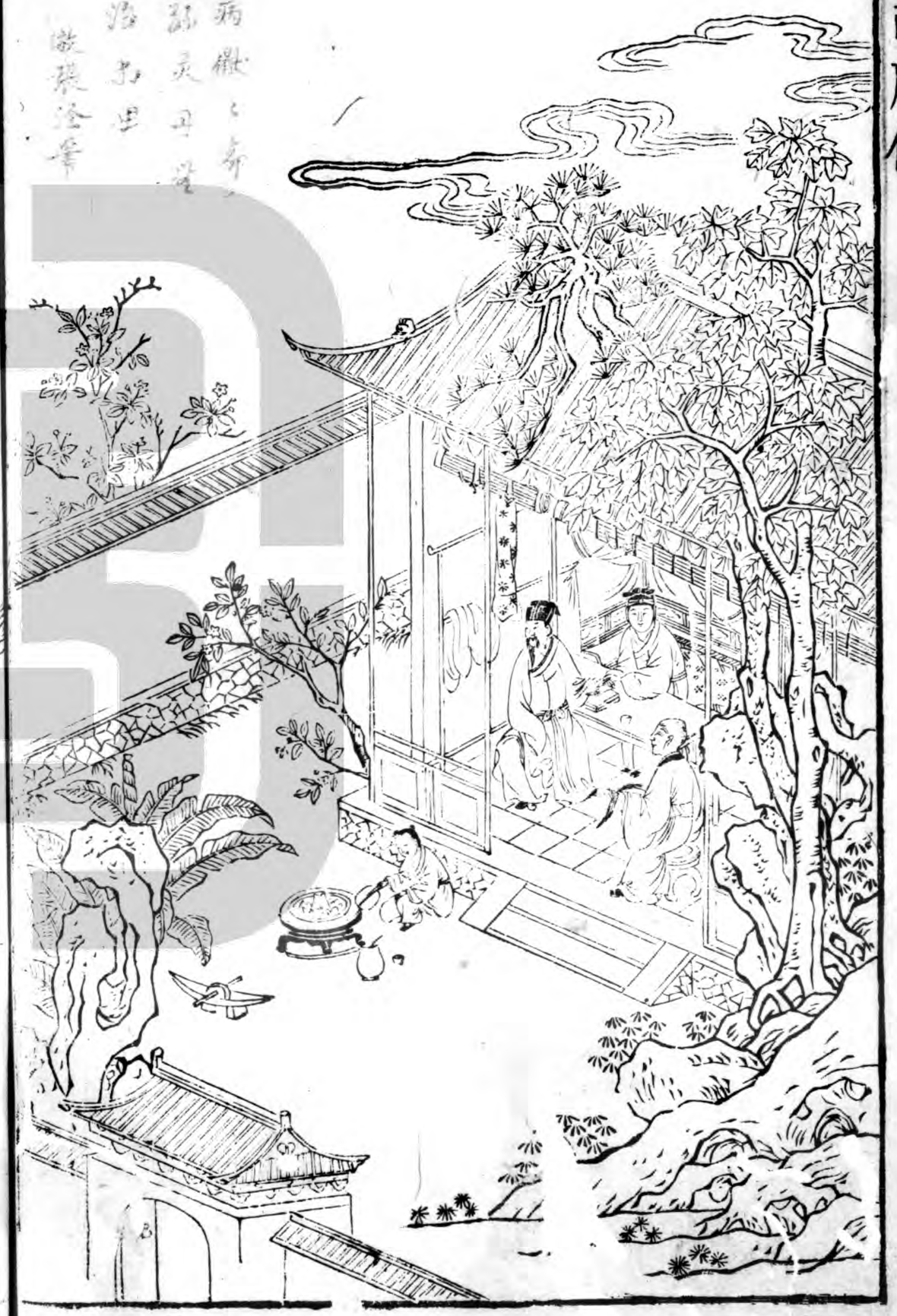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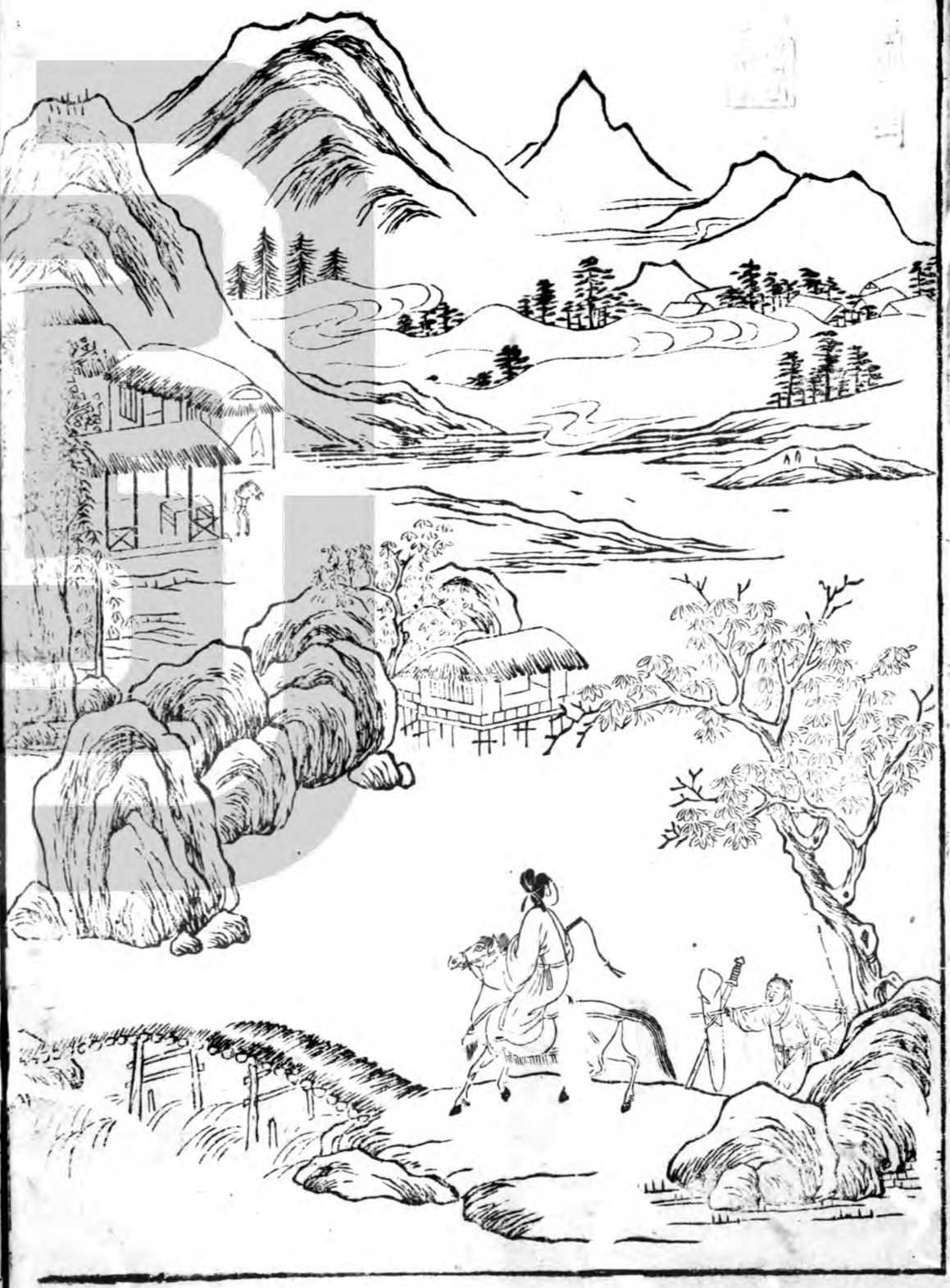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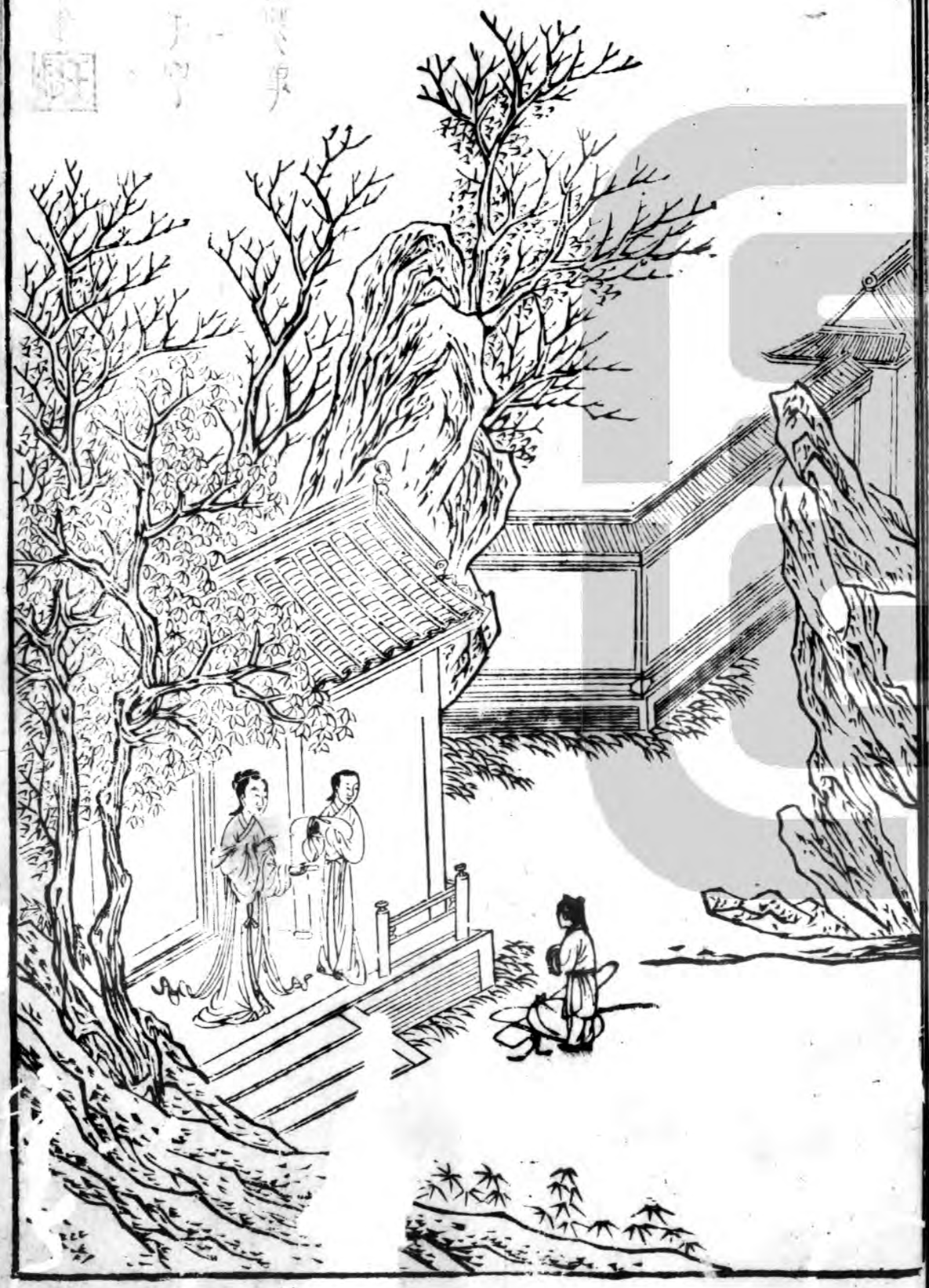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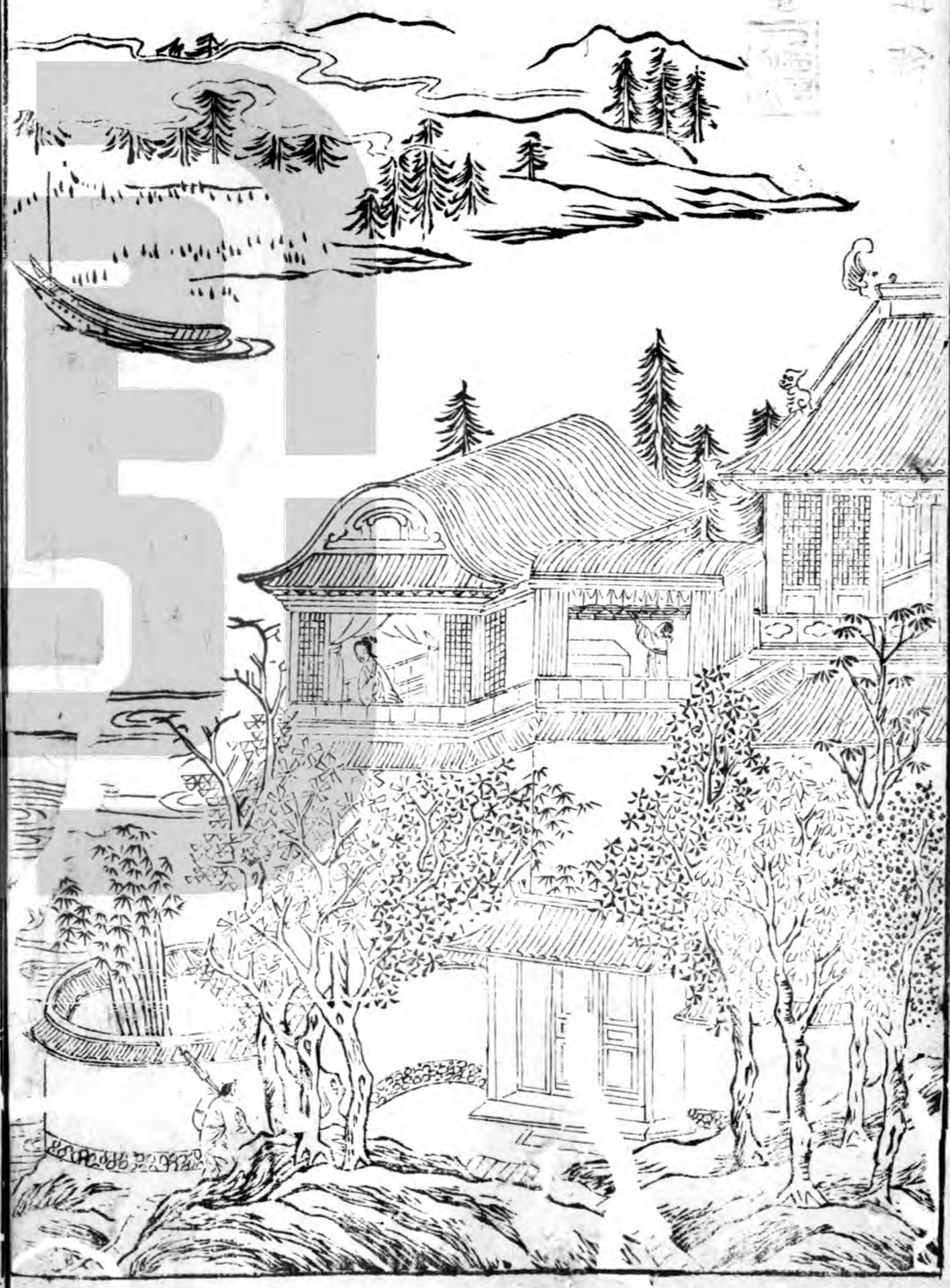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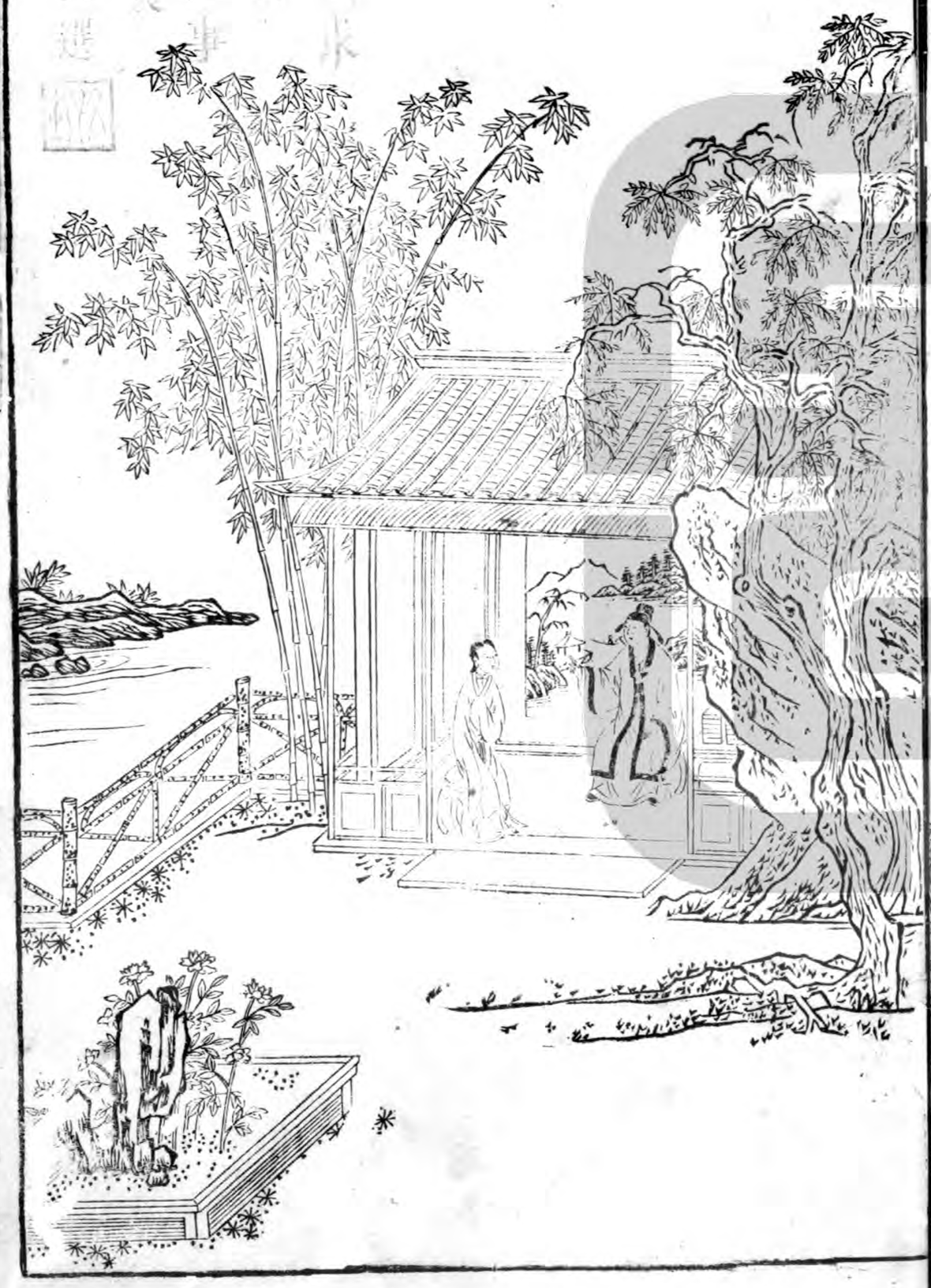
孤燈吹罷魂
已落拚教散餐
飯羹不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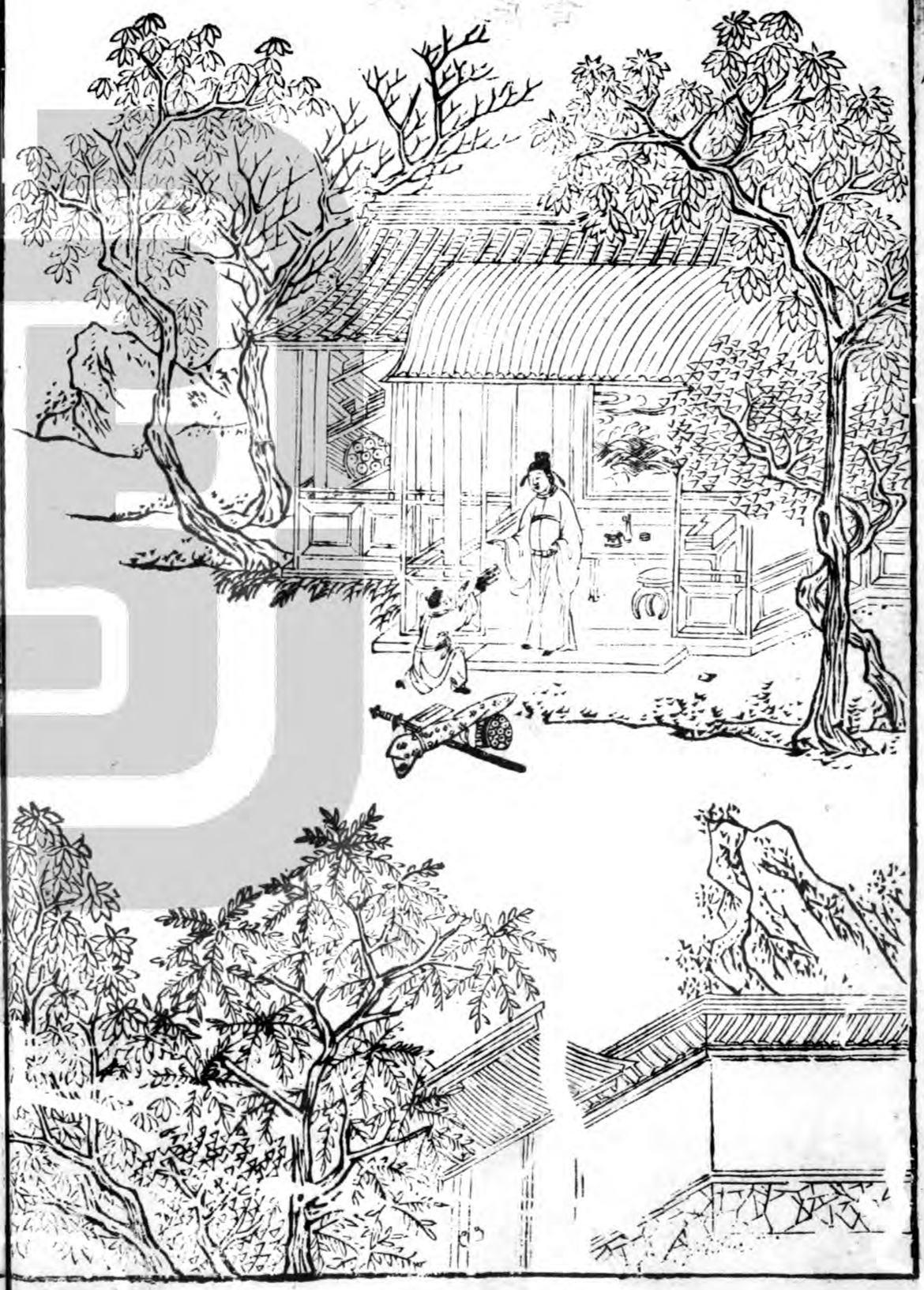
倣吳仙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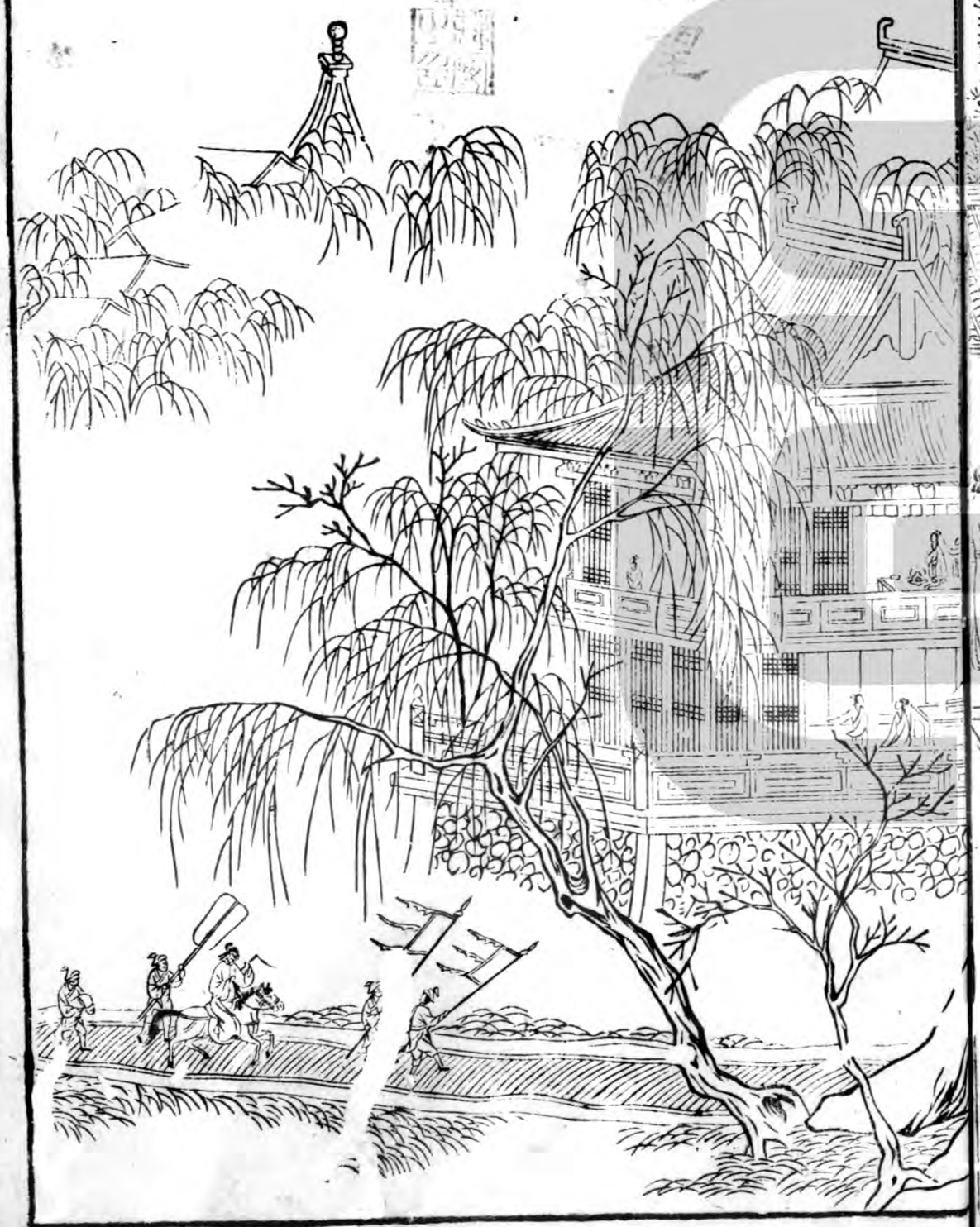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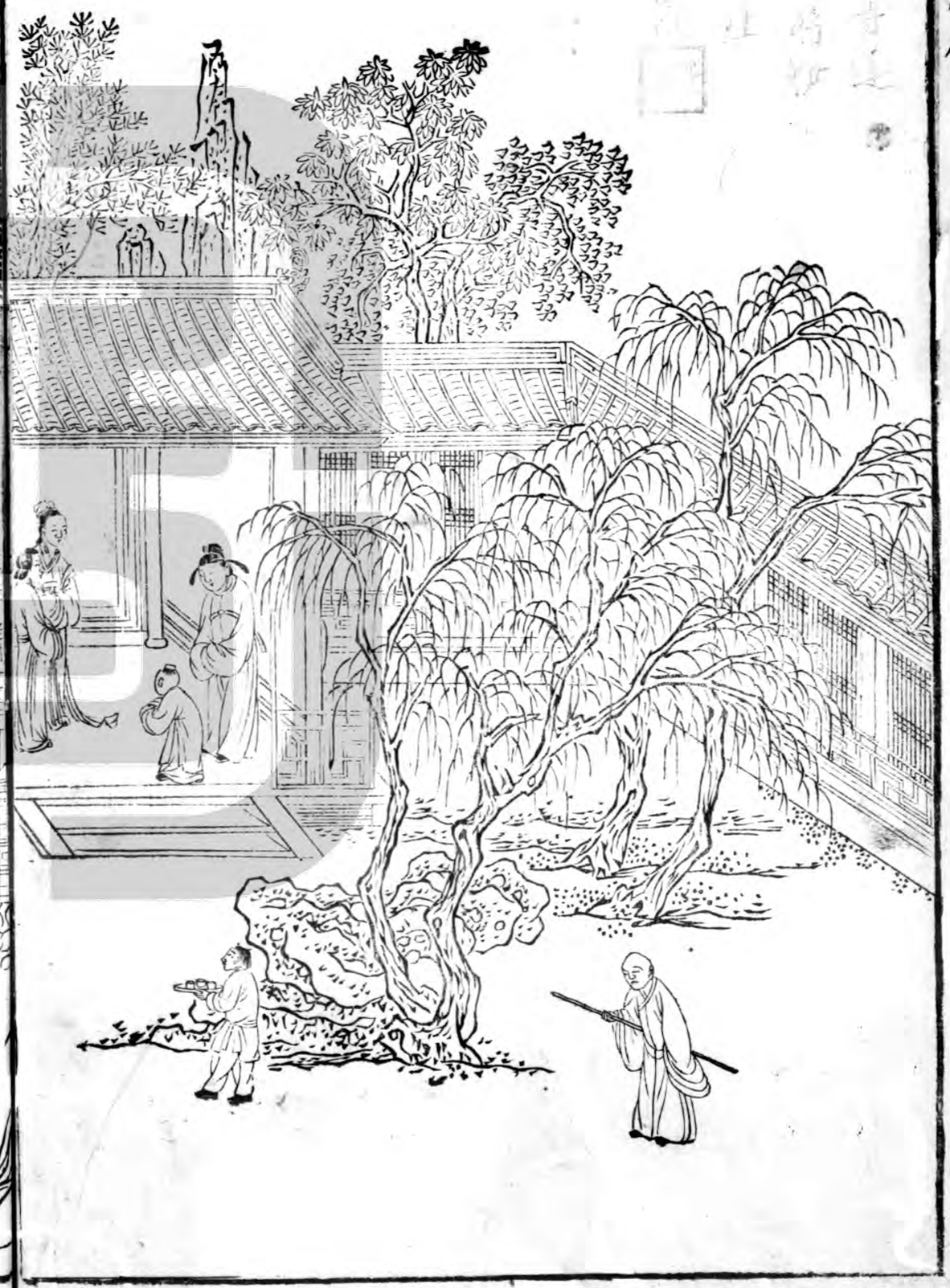


一覽指引

西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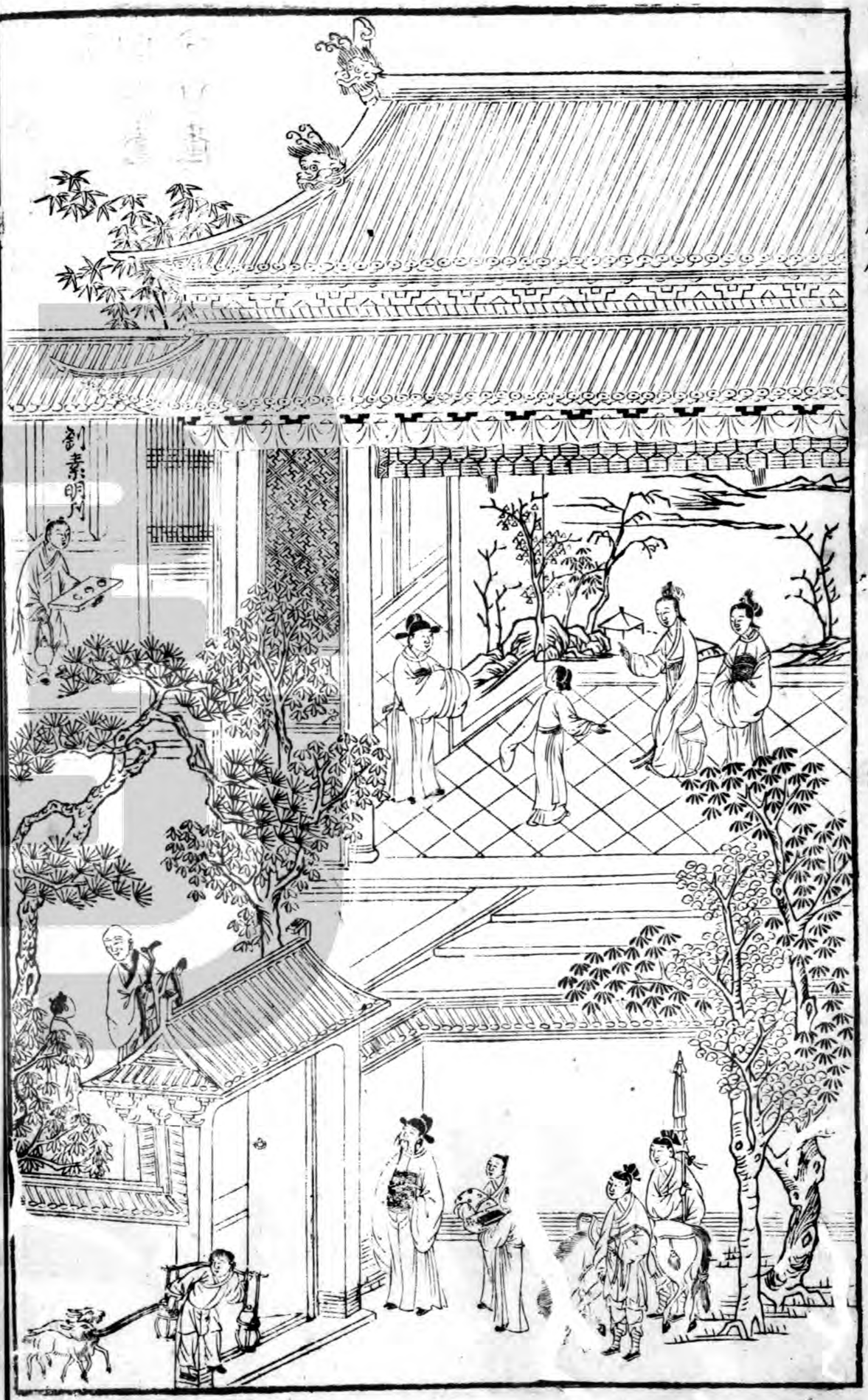
倣唐寅筆





孫月峰先生硃訂會眞記卷首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温茂美丰容内乘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或洶洶拳拳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二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耳余眞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哂之無予但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鄭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女鄭婦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漯派之從母是歲渾瑊



會眞記像

斃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抵
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扎
先是張與蒲將之黨友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
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中由是戎
厚張之德甚因餽餼以命張中堂坐之復謂張曰嫂之
孤嫠未亡提携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豭
子幼兒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
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温美次
命女曰鶯鶯出拜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
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粧

容不加新飾鬟垂髻鬌接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
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怱
絶若不勝其體者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
月於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稱以辭導之不對終
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
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潰然
而歸張生悔之翼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
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
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始
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統綺閒居曾莫留睇未嘗當於

不苟合者竟如此耶

這了張善善屬主

婦人此事多從太玄出來

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莫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人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諭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　止授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采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愉其詞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

甚

妖甚

胡敢爲天下胡敢爲君妻如

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床生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紿之曰崔氏之箋召我矣爾爲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謂必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柰何因不令之婢致淫泆之詞始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甚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一作假託）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妾又懼不得發其眞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啟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亂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

恃母及於亂言畢翻然而去張自失者久之復踰垣出於是絶望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歎而起則見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設衾枕而去張生試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修謂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肢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瑩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鍾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辯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耶及明靚莊在臂香在衣淚光瑩瑩然猶瑩於衽席而已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眞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柰何矣因欲成就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辭然而愁悄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復遊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劄善屬文求索三緘不可見張生往自以文挑之亦不甚觀覽大畧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辯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歎幽遽恒若

不識喜慍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秋蛩悲側張
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
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
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乱
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
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惑於此行然而
君既不懌無以奉寧君嘗謂我善鼓琴嚮時羞顏所不
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則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
數聲哀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欷崔亦遽止之
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不復至明旦而張行明年而

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
辭粗載於此日捧覽來問撫受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
集兼惠勝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飾雖荷殊
恩誰復爲容覩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
業進脩之道固在便佚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
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諠華
之下或勉爲語笑閒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
亦多叙感咽幽離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幽會未終
驚寤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
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辜不忘幽微眷志無斁

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于始終之盟則固不忒鄙昔中
表相因或同燕處婢僕見誘遂致私情兒女之情不能
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枕席義
盛意深愚幼之心永謂終托豈其既見君子而不定
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節沒身永恨含歎何言
倘仁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畧
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酬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
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情言盡於
此臨紙嗚咽情不能伸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
是兒嬰年所奏寄克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潔不渝
環取其終始不絶兼亂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
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俾志如環不斷淚
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
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
爲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張生發其緘於所知由
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爲賦崔娘詩一
絶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消初風流才子多
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眞詩三十
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蔥
朧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稀垂薄霧環珮響輕風

節垂金母雲心捧王童更泚人悄悄晨會西濛濛珠瑩
光文履花明隱繡龍瑤釵行彩鳳羅帔掩冊虹言自珪
華圃將朝碧帝宮因遊洛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徽拒
柔情已暗通低鬟雌影動姍步玉塵蒙轉面流花聖登
牀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翟黛羞頻聚展宿
暖更融氣清蘭澁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
飲躬汗光珠點點亂髮綠鬆鬆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
窮留連時有限繾綣意難終慢斂含愁態芳辭誓素衷
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蘂
光猶冉冉旭日漸曈曈棄鬱還歸洛吹簫亦上嵩於是

猶染麝枕賦尚成紅幕幕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今鳴
怨鶴清漢望歸鴻海濶誠難度天高不易衝行雲無定
志絶之稹與張厚由徵其詞張曰天之所命尤物也不
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嬌寵不爲雲
爲雨則爲敏爲蛹吾不知其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
據萬乘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
身至今爲天下僇咲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恐情
於時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
娶適經其所君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而崔氏

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潸
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爲傷人羞不
起爲郎憔悴恐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
一章以謝絶之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
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絶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補
過者矣予嘗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之者
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余靖
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歌以傳之歌載
李集中
有時大好似宋大諫似閻之又大妖似貞矣